

瀟灑事實地



[해제]

소쇄사실 지는 “소쇄원사실권지오, 소쇄원사실권지육, 소쇄원사실권지칠, 소쇄원사실권지팔, 소쇄원사실권지구“ 등으로 구성된 고문서이다.

[목차]

瀟灑事實 地

瀟灑園事實卷之五

鼓巖公附錄

瀟灑園事實卷之六

鼓巖公附錄

瀟灑園事實卷之七

鼓巖公附錄

瀟灑園事實卷之八

鼓巖公附錄

瀟灑園事實卷之九

支巖公附錄○名與表德俱見世系及九例

[원문]

瀟灑事實地

瀟灑園事實卷之五

鼓巖公附錄

著述

有明朝鮮國故務功郎玉果縣監兼春秋館

記事官河西金先生行狀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姓金氏慶尙道蔚州人金氏本

新羅之裔初有王子食邑千蔚州後改蔚山遂爲州姓最

後有封鶴城府院君子曰德摯十七代孫穩當我

太祖回軍之日爲給科官後爲刑曹都官正即以公

直見忤官止密陽府使是於先生爲玄祖妣驪興閔

氏乃元敬王后從姊妹高祖諱達源忠佐衛中領

司正妣令人李氏曾祖諱義剛司醞署直長同正妣

南陽洪氏祖諱九從仕即金溝訓導妣稷山金氏考

諱齡差授義陵叅奉不仕娶玉川郡趙氏剛柔配德

孝弟有孚詳見先生所製光誌及宋相公純墓表生先生於正德五年

庚午七月十九日申時形容端正氣宇宏深基在襁褓

或疾恙父母飼之藥則雖苦必吞僮僕背負而行若

由不欲往之地必怒而呱焉自外而返亦須指從去

路不由他徑見牛馬當前未嘗側步避之必使逐而

去之然後行雖在急遽中必須納履而出蓋在三四

歲時已然年五歲甲戌叅奉公口授周興嗣千字文先

生瞠祖而不答公恚曰生子如此必是啞也門戶不

振矣俄見其以唾津指畫窓壁間厯厯皆千字文中

字也公始奇之自後愛書冊手不釋而目不離亦未

嘗舉聲而讀或且竟日忘食焉每以匙筋寫盤盂中

字體已能纖悉平時未嘗輕易言語人或誘之使言

則曰言語不可不重雖飢寒之至亦不敢發諸口傍

人觀其氣色爲之保養當美味奇翫無所介於心嘗

手拈生葱自外皮次次劈破至其心而後已公以爲

雜戲而呵之先生對曰欲觀其所以生之體是歲能

屬聯句有曰宇宙洪荒大人居翌年乙亥春客至曰童

子將六歲矣盍作小詩因指天而爲題先生乃請韻

以呼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浩空空繞地邊覆幬中

間容萬物杞國何爲恐頽連人皆驚嘆丁丑歲趙相

國元紀字理之官至判義禁諡文節諍庵先生之李父也之觀察湖南也先

生甫八歲致見而異之提携撫愛常置膝上相國占
 聯曰信宿完山飽梨園之風景先生應聲曰滯留豐
 沛壓梅亭之月色相國又曰兒即詩筆杜白王右輩
 先生對曰先生處事召吉延壽羣又有五百年之期
 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命
 世之傑之句又令製詩賦長篇句句驚人相國以長
 城奇童天下文章爲題使一道儒士製之又欲試其
 氣量令官妓抱往教坊管絃轟騰服飾眩轉略不動
 容章甫諸生環立贊歎有如奔電而神色自若相國
 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其從汝所欲言之先生即
 授筆以書曰庸童欲受陳玄管城子相國左爲嘆服
 自是己顯名膾炙人口及長爲學未嘗汲汲於舉子
 業務窮聖賢之學又未嘗苟異於人人亦未見其有
 異也而其志之確然者則終無所移易焉嘉靖十年
 辛卯擢進士十九年庚子登丙科第四名分院承文二十
 年辛丑夏四月 賜暇讀書堂冬十月授弘文館正字
 無春秋館記事官二十一年壬寅秋七月改著作二年
 癸卯夏四月轉博士兼 世子侍講院說書六月甲午
 陞副修撰十二月己丑 啓二親年俱七十願乞終
 養以務功卽出補玉果縣帶館職如舊其左玉堂以
 己卯年間大司憲趙光祖等忠正被禍久未得雪光
 生力言於 上雖未蒙卽施士論多之其宰縣爲政
 未嘗有所作爲順民之情而已民親之二十三年甲辰
 十一月庚戌 中宗大王升遐四年乙巳夏四月 天
 使行人張承憲之來吊 國恤也先生以製述官赴

召 嗣王新即位朝廷想望太平哀聚一國之士咸
 欲畱先生補闕 經幄而以親病亟還是年七月辛
 酉朔 仁廟又賓天先生以 二聖連歲殂落國家
 多◆身在外縣末由報效失聲號慟不能自勝曰發
 心恙幾危而艱保遂謝病免先生時年三十六矣二
 十六年丁未春授成均館典籍辭以疾秋拜工曹正卽
 承 命就道疾作而還八年己酉夏乃秋而典 籍 召
 皆以親病未卽拜 命冬十月己酉丁外艱器未除
 三十年辛亥六月戊午朔丁內艱三十二年癸丑旣免喪
 秋八月復 徵以弘文館校理知製 教兼 經筵
 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又上箋辭疾九月有 教諭
 以事君大義促令就職先生乃極陳疾病艱若之狀

以辭三年甲寅秋九月拜成均館直講有旨繾綣申以辭疾不來予甚缺然之意且命本道觀察使題給食物又上謝箋九辭以疾冬十月得安心調理從徐拜命之旨九年庚申正月戊辰甦覺氣候異常進以藥物詔家人來日爲上元敬備牲酒可令子女行奠于祠宇己巳夙興整冠危坐以俟祭祀之頃因謝言語翌日庚午疾既革奄然而沒嗚呼痛哉享年五十有一是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縣西大麥洞里願堂洞先塋之側面南之原返魂子正寢從其志也先生之學明於爲己爲人之間崇道德仁義之本陋記誦詞章之習知公私理欲之所以分間不容髮而常念毫釐之差則爲千里之謬該博經傳之旨反約吾心之中以求正焉謂小學爲學者立身之本令始學者無不由之而欲其終身固守故其教二子至於十年之久不敢授以他書人或勸其教以科舉之文則曰人所以爲人者不在彼而在此能於小學中真切用功則雖下品之材猶不失於令名况其科第之資亦豈外此而他求也哉平生用功專在大學少時整襟端坐而讀之者至於千遍而不已常謂一部之書而格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效本末詳吳條理分明學者捨此無足以定其規模本之以章句參之以或問究之於講議凡可以解釋其旨意者無所不用其極而一以敬爲主且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常若對越則涵養本源開發聰明在此一字至於論語之根本孟子之發越中庸之微妙無不以子朱子爲師法而講明之於詩究性情邪正之分盡優游涵泳之趣於書審危微精一之際攷政事治亂之實尤邃於易常先熟讀正文而參互考訂於程朱之傳益以本義爲得文王之舊而玩之其於進退去就之間亦且觀其象變而占決焉不敢區區於吐釋訓詁之末以爲他日對有可之真嘗讀禮記周禮病其支離而猶患其未備欲購得儀禮經於赴京之行而未及焉以近思錄爲四子之階梯入道之門戶篤好而心悅之諸子百家之書雖無所不見而若無關於道不涉於理亦無着意而經心焉嘗曰少時常誦楚辭及李白杜甫之作樂其有三百篇遺意以爲游藝之資其次昌黎集也黃蘓諸作則力不暇焉其製詩文也平易疏暢明白簡切決

不爲艱深詭異之狀宏衍富麗之態要悅於人之耳目而其韻意鋪敘音響節奏溫粹和平灑落玲瓏有非可以學而至之也期出入場屋也未嘗挾一卷書雖論策之繁文者必字字楷正不敢雜以亂草也書冊在案無不嚴正修勅或借於人雖甚毀污即湏補鴈其殘缺使之不爲棄物見圖書之掛壁者雖烟薰蠹蝕亦須正立拱手而就觀不敢坐而睨視卷帙脫落文字親舊往來書札雖隻字半行必攸拾而珍襲之非獨爲後日考閱之用實不欲穢辱慢忽之歸也凡看簡編之關於世教益於後學者則必思所以與衆共之傳於久遠會在玉果縣友人柳君希春字仁仲號眉巖官止資憲副提學論文節以諫官罷歸海南道經是縣責示朱文公編次孝經刊誤一帙得之便欣然親自摹寫跋其端而廣其義購得鏤工之良者以錄子梓令初學者莫不由是而入焉謂治化之本不外此也又嘗於朱子大全中得大學講議正論誠意章以上者以其脈絡透徹義理粹白進講經筵尤足以感發人主之意表而出之手寫一通將以貽後會元監司混字太初官判中見而嘉之用刊于全州府若夫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陰陽筭數律呂尺度禮樂名物爵祿品級郡國沿革古令曆年宮室衣服之制亦無不通暢曉達窮推而究極之所絕不爲者博奕梟盧之戲已以其荒亡廢事無益而有損者莫此若也常恨射者君子之爭也琴者禁人於邪也心所願學而少時壓於尊長未能也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於衣服飲食無所擇有人所◆堪者而處之泰然至於祀宇之美祭享地腴必罄其誠朔望之參時物之薦終始無間嘗受先教參奉公每語先生曰吾欲作正寢之室以爲祭祀之所窮不能自辨居嘗悲恨望汝營立以奉祭祀及其臨沒執先生手不暇及他事益丁寧以此爲言曰泣下嗚咽者亟失曰攷古制正寢之圖營作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丹雘既畢次構寢堂門窗牖戶房堂室序各得其所既庫包厨之制燕室廳事之位無一不合於古人或以古今異宜中國偏方亦殊其制而譏之猶有所不動營斲多時屢至空匱亦無悔惜燕室既成可以避阨陋而遷就以神主尙未乏位於新祠不敢先自從便也始先生連值內外之喪遠近咸以爲憂謂先生孝心純至哀毀之極性命難保先生能盡其情禮以終其孝人皆幸之歛殯葬祭之間不避世俗所忌躬自省臨無一餘憾

既成服祭眠祛衽及經帶有未合古規者先生患鄉布之狹連幅使廣然後如制裁斷改其祛衽差大其經帶然後安焉祥練禫吉冠服以禮而不敢苟也居廬六年病不離身而時節之果香膩之菜猶不接於四雖盛暑未嘗揮髮平時亦然亦不敢步出戶外擇就便處以碑表誌銘非獨禮文之不可闕者謂尊親之心宜無所不至而後世子孫亦庶乎有所考而思念先祖者爲在於此觸胃風雨遠涉湖海運致石材極做精縝雖財殫九竭不以爲瘁季父耄參奉公異母弟也沒於癘疫人皆避之先生時在哀疚中獨排衆議親奉斂襲無不合禮有盧氏姊不見答於夫壻坎軻無賴先生力疾往返感念傷懷終世不忘 先生忌辰列記成案雖在私家必以素食而至 孝陵禮陟之日竟夕愀然若無所依薄嘗有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弦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日昏裏髮齒泯泯幾春秋至令猶未死栢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却羨周王妃生離歌卷耳其精誠眷戀藏於中而發於外者無非斷斷不貳之心每見前代治亂興亡之事莫不由奸兇美權忠良受害扼腕痛切不啻身親歷之丁未春李至男字端禮號永膺乙巳名流李公彥忱之子以學行薦焉嘗祝天代母而死年四十九有二子一女俱至行學楚辭於先生未終篇乃吟一絕云蘭猗玉粟稱家庭竹外窮簷講楚經馳騁不須風雅未周詩三百儘和平因悲憤不自勝未得卒業翌年夏子激受宋史至岳飛傳便痛飲下筆曰楚騷前歲唱憑心宋史今朝疾滿襟異代興亡那繫我自然相感謾悲吟乃廢講其滿腔忠義有不能自掩者如此新齋崔先生山斗慕齋金先生安國於先生有導迪之功皆先先生沒先生爲之服而記其日以致齋焉以新平宋先生純爲少時受業之師往來問訊亦不少懈平居無親疎貴賤皆以和顏接之人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或評朝政得失守令賢否人物長短則非徒不敢和而答之不悅之色或見於外言者愧而自退有來學之士無少長皆受業焉但其施教之方必有程規不許其務博故急於功利者不能持久或時散去門人能悅其道而疊疊心服者亦多其人先生每有意會則講論不倦或至達曙亦未嘗以賢智先人其言常若有不足者然見其入於差誤則必諄諄誘

引以歸於正人饋之酒則未嘗問其美惡飲必至醉
 醉後哦詩頗以自娛或問酒有何好嗜之若此曰某
 亦不知但得酒既醉橫衾大臥烏烏而樂如此時節
 難與外人言也客之來拜者無不求詩若非疾病齋
 戒輒揮灑與之雖庸衆人不聞有曲辭以拒之也嘗
 夜趙希文字景范號月溪官止長興府使梁子澂戲折梅枝插小瓶
 中侍先生飲其下子澂曰先生於一草一木無不窮
 格而吟咏之無奈玩物耶希文曰爾非知先生者即
 口占曰玩物非天性銜盃只寄懷先生曰趙即知我
 乎因繼吟曰梅花燈下飲如醉又如俳其非真麴蘖
 之托昏冥之逃而馴致喪志者矣事之未安於心者
 雖小不敢處嘗意屋之衝椽爲僭禮而營立廳事之
 時病不能監視者數月矣工師已爲衝椽之制塗暨
 茨旣畢勢不可改而先生常懷欲然南彥紀字張甫先生門
 人號考槃子以爲古人臨死尚易簣况於平日乎撤之可
 也於是命工將役之子澂後至問衝椽爲僭之源放
 諸經傳而無據得不撤大抵先生之孝於親也至忠
 於君也盡處閨門也和懷同氣也篤尊師友也信行
 己以約接人以恭求之古人亦難其儔蓋以清明之
 質加以篤實之學本源渾厚充積深廣猶以爲未至
 方蘊爲德行內而不出故人不測其涯涘其知者
 以爲虛懷放酒工於詩而已不知者以爲迂愚疎濶
 拙於謀者也然其日章之實自有所不可掩者間有
 知德之君子亦或獎崇而推獎之知先生之所以爲
 先生也嗚呼使先生生於中朝文獻之地則其所以
 發明斯道之源委者豈偶然於濂洛關閩之學庶
 幾極其歸趣而益有所揮霍者矣先生筆法端正嚴
 密於眞草名臻其妙實未嘗致其功而有自得之趣
 外敷潤而內道勁蓋與其德之外順而內健者相符
 世之所以用力而能工者亦有所讓焉而篆隸古字
 之體尤人所難能者也先生娶驪興尹氏通訓大夫
 鎮安縣監任衡之女狀元達莘之孫生二男從龍從
 虎溫厚端重動謹誠信其執喪也哀敬備至一遵禮
 制能有得於家庭之訓觀感之間者也女四長適趙
 希文今慶尙道都事次適梁子澂而天次適柳景濂
 次在室而天先生事實自降生之年以至十年參奉
 公錄之詳矣十六歲乙酉至四十歲己酉先生之手
 記存焉十一歲至十五歲則有不可攷者而庚戌歲

以後則先生自以二親違養常忽忽不樂無復事於課日點綴蓋有絕筆之意矣其德業之盛文章之妙日以益新然皆散出而不見其全惜哉小子子激受知門下既厚且親薰灸於警欵之間者盖有年矣所以詳其本末始終之如何而乃敢叙次姓系官闕志行道德出處事筆之梗槩而若其精微之奧節尚之高初非淺識所及而亦不可容易明言自有觀者詳之矣嗚呼其可誣哉同志之士亦華恕其狂妄刪其繁而補其略則庶先生之道有所不泯也

皇明嘉靖四十年至月望後日門人梁子激謹狀
先生嘗寓居玉川之鮎巖村子激請受大學或問及太極圖解二冊第一二張皆脫落先生就補之至於輯注與夫圖解中大圈小圈陰陽交系之畫如展本而模寫之無毫髮差誤便見先生用功精到處

祈雨祭文

南紀有山華岱同崇興雲吐雨潭物爲功誰其戶只神變莫測曰暘曰陰曾不 伏 天子即位降慶紀元萬物成覩庶類交欣云何旱魃當此長養山嶽翠乾草本奚暢阡陌塵飛稼穡卒痒杲杲出日我心憂傷惟誠之至可通金石敬恭神明自古在昔黍稷特幣豈惟其物庶賜歆假貽我沛潭

啓高義將敬命金義將千鎰

地老天荒貽 動駕不虞之辱山長水遠抱戀 主無窮之懷嗚呼曷歸余心之慟當父子同裏幽明協力上下恐缺

岑夫子歌敬次河西先生韻

岑夫子天性何苛猛助豨爲虐仍性豨鞭扑生靈威不己童男女避君走蓬瀛上排閭闔泣訴冤天命赤帝子恭行素車白馬軹道傍三章約法聞仁聲旁收酷吏置斧鑕族盡枝葉令不榮渠主濫刑天下知腐心切齒讐平生撫童牧豎憤疾不容隱顛倒不覺肝膽驚寧投溪壁晦形真肯向風塵露性情水浸少齧骨格奇絕類離羣誰弟兄鴟蹲鰲扑傀儻形幻化神恠頗能精既不入荊州網學變化又不爲博望乘超崢嶸河西先生欣得之手弄鏗然天機鳴先生不是漢庭臣慎勿疑忌遁蹤跡長泛波粼粼

原韻

嘉靖戊申春先生寓居玉川鮎巖村嘗得

枵植於磯頭以岑夫子目之作歌戲之枵

俗所謂水青木即醫書之蔡是也

岑夫子風骨何峭峻先世避蔡仍姓蔡不獨採芝
種桃者重南女亦解尋蓬瀛徐市樓船不復迴手
携綠玉杖羣行當年未作葛陂龍往往雲氣隨雷
聲窮山水石萬萬古豈共鄧林爭枯榮戲成奇屈
足磨洗泥沙混跡甘平生樵童漁子接跡不相見
神鬼窺之先自驚河西病夫來無何邂逅獨爾融
心情欣然引坐同匡床沉香是弟梅是兄龍騰虎
踞鳥騫噉龜蛇超伏神凝精既不是韓昌黎大居
士又不是蘓老泉三崢嶸嶄然頭角森開張面目
有以天籟鳴真成莘嶽千仞盤安得泛君以長風
萬里波粼粼

鮎巖聯句

杖入青山綠水隈河西尋香◆是故園梅鼓巖移根默對

軒窓際河西萬事何曾攪醉懷鼓巖

鮎巖巖下漁爭隈鮎巖巖上人思梅思梅不見正愁

絕鼓巖獨立溪山雲萬堆河西○河西先生自注隳括梁甥韻盖誤以堆爲懷字

故改其句

瀟灑園次呈尹監司仁恕

蕭蕭山雨灑溪心琴上煩絃緩緩音千載甘棠誰復

見小園今得古人襟

河西先生行狀後

河西生應世維嶽降英靈道義千年重文章一代傾

曰心敦孝友戀主盡忠誠實錄吾何敢抽毫只費

精

顏賦沉潛質曾加篤實行春風吹座暖霽月照心明

安樂窩醒醉寒泉舍送迎悠悠千載上契合一存誠

謾賦歸來任病身經綸事業肯求伸鳴詩豈是攻詩

客寓酒非真嗜酒人共說好賢如好色從知憂道不

憂貧樂夫天命聊乘化萬古空留五柳春

降慶二年戊辰四陽之月上弦梁某謹書于天冠山天冠寺之普賢庵

嘆斃驢

嗟爾驢乎自冀方宏鳴善走異牛羊曾驚昨夜哀聲

斷忽報今朝病斃亡毛薄既寒疑凍死豆稀槽冷慮

飢傷主人心事頗無賴空向蒼頭怒欲狂

扶餘懷古

楓菊三秋後江山百載餘興亡君莫問天地有盈虛

右白馬江

聞說落花巖春風花落盡誰知數朵紅尙爾依巖畔

右落花巖

實記謹取實蹟不入於行狀者入錄

先生恒以不及事先妣爲至通在處士公側如嬰兒未嘗遠違及處士公後奉王夫人一如處士公在時產業蕭然屢至空匱而躬具滫瀡常極滋味事兄嫂如慈母撫邱諸弟姊妹至以臧穫輒時時分與以賑其窮嫡庶無間常情所不堪以處之穆如略無難意矣

先生其宰居昌也咸陽安陰兩邑士民以一蠹鄭文獻公祠宇相繼營建先生聞之捐俸出力用相其後其誠心慕悅如此至今士論躋之

金文靖公嘗以紫硯一面授先生先生琬藏爲家傳之寶世稱學文靖公受筆於服齋奇先生者同一美蹟焉

瀟灑園事實卷之五

瀟灑園事實卷之六

鼓巖公附錄

墓碣銘并序

梁之先有異人自耽羅而址也動乾象得星主之號世爲湖南名族入我朝有諱碩材殿直司書其後有諱山甫才行冠一時年十七被廷試選有司失考竟下第己卯士禍作乃鑿石築亭園端石山麓隱德而沒子號瀟灑處士以嘉靖癸未生公公諱子澍字仲明鼓巖其道號也公孝性出天年未卅丁外艱執喪一與成人等仍致毀遇疾瀟灑公燒烏肉藥之不肯舉杖而責之多方以誘且勸終不食至於囊俸其匙箸不混衆口其親亦知其至誠後不强之制畢喪祖妣人謂弱齡又蔬食必死乃曰吾親罹恤兒何心於滋味耶超居食飲無異於棘人凡讀書不煩指教學多心解及長河西金先生自以其父友擯婿而歸其女其所夙聞於家庭者大闡於師資鈞深發奧靡不貫穿與人言謙謙如不足人以此益敬之瀟灑公歿與其弟子淳廬墓下省哭不廢風雲祭奠必親手調朝廷聞其孝始除祠官轉陞居昌縣監上

見問爲治之方對曰願興學校力教化暨之任勸學徒習小學書飭三綱之行舉養老鄉射之禮民洽然

趨嚮稱頌到于今後拜石城縣監未既罷歸公之二
子曰千頃千會負氣節立然諾疾惡如讐素爲牛溪
成先生松江鄭相公所獎詡己丑前修撰汝立謀叛
逆連累搢紳千頃等抗疏討賊辭意憤厲時松相治
其獄一隊人深惡而圖擠陷敢移怒於千頃弟兄構
而致吏螫以淫刑乘其昏絕勒署爰書有若辭腹者
然竟使抱寃以斃嗚呼噫其亦慘矣况披裘先生
贈領議政金公意氣男子也亦以事繫獄備誚梁家
寃死狀抵友人書證論甚晰而迨未聞有一言而伸
之者九原之目其可瞑乎壬辰亂 乘輿播越高霽
峯敬命金水原千鎰兩義將之起兵也公既勉之又
爲齋送其手啓有父子同情幽明協力之語噫其可
謂忠孝兩全死生無間者也公享年七十二考終于
昌平第季子千運葬公于中山辛坐乙向之原千運
質淳而行篤善人也以明經聞官主簿嗚呼種德而
食報其理昭昭其可誣乎其終不可誣乎姑爲之銘
曰

詩禮之學鯉庭之承師友之益龍門之登性稟於己
自書靡他用在於人命如之何孝施於政舉斯加諸
優於游於臯壤歟山林歟有子思顯豎碣子瑩有辭
不溢我銘之貞

崇禎八年乙亥秋九月上浣嘉義大夫禮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世子左副

賓客嘉林趙希逸謹撰

墓誌

公諱子激字仲明系出耽羅梁氏在湖南爲名族富
貴雖不赫赫世有人焉瀟灑處士諱山甫之子也處
士公之文章孝行名於一世年十七以夙興夜寐箴
登第以過多拔去二人公其一也目見士林之禍遂
幽潛丘壑隱德不仕一時之人稱以處士松江先生
甚敬重之每曰與其相對使人襟抱清爽嘗者孝賦
以自見其意歲癸未生公公天性至孝年纔五歲母
金氏捐世執喪與成人同所食匙筋作囊而佩之恐
人之混用也遂至柴毀骨立仍患二日瘡瀟灑公燒
啄木鳥爲藥以服之拒不肯食舉焚以勸則泣曰鳥
非肉乎聞者奇之患其勸肉不已遂述于竹林書堂
久不還瀟灑公使僧潛以甘蛤和泡湯以進曰此乃
僧之所食絕無疑慮云而亦知其見欺自是全廢食

飲慮其友致傷遂不更勸以蔬食終喪禫服既畢瀟灑公丁外艱公侍在膝下乏省寒燠敢不少懈食飲居處一如喪人門長憫其傷生勸以肉汙曰親喪已畢又行素則必死荅曰親在哀疚中爲人子者何忍食乎終不肯是時公年甫八歲曉必盥櫛朝必危坐年未十五能通書史不待師授自能心解及長河西金先生以女妻之公遂以爲依歸切問延思涵泳優游太極經書洪範數圖舉河西論辨異同手自模畫闡其蘊奧大衍之數九疇之法了然於心上每自謙抑不以賢智先人若無所知者然公之學問始于家庭成於河西淵源可謂有自矣及丁瀟灑公之喪與弟子淳廬于墓側掃塋省哭雖大風雪而不廢祭物必親自烹調至于三年如一日鄉人以孝行上聞即授齋郎六七轉而除居昌縣監拜辭之日自上引見曰汝到縣何以爲政乎對曰方今學校頽廢後學之士不知所向臣欲修庠序誨導後學自上嘉納到縣爲政公平廉介民愛慕之行養老鄉射之禮勤三綱小學之教其澤于民不斬後又爲石城縣監二子千頃千會等嘗抗章多忤於時議國是翻覆衆怒齊發至於構殺公亦遞職自是謝絕人事晦跡林園常語其子弟曰教子無狀預論時事兩兒俱被戮於人豈非父兄之過失乎汝等亦不須訟冤以竢知者知身牛溪成先生及重峯趙先生皆致書相慰重峯作古詩三十餘句以歎惜之其詩行于世披裘先生金汝叻貽書金上舍應會言其無華受戮之狀公皆珎藏用以自慰壬辰倭變大駕西巡如高靈峯敬命金健齋千鎰之超義兵皆公之所勸勉也公病不能行資送兵糧使其子千運候子高義將有啓曰地老天荒貽動駕不虞之辱山長水遠抱戀主無窮之懷嗚呼曷歸余心之慟當父子同裏幽明協力等之句可見忠君憂國之誠甲午冬病卒于家與家人永訣無一語及家事但曰吾死之後未知先祖祭祀如何耳子千運葬公子無等山麓辛坐乙向之原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 日進士平澤林檜謹識

行狀

公諱子澂字仲明號鼓巖梁氏本出耽羅今濟州也檀君末有三神人降于耽羅之漢拏山分長一島良

其一也至新羅世改爲梁世代綿遠互有顯晦本朝思渭以文行爲儒學教導是生潑蔭仕不大顯是生允信副司直是生泗源有隱德薦授宗簿主簿不就其子山甫受業靜庵趙先生己卯乙巳士禍回仍遂沒身不出號瀟灑處士娶光州金氏戶曹正即珣之女九生三子公其第二也生于嘉端癸未五歲而金氏沒哭踊吐血疾病瀟灑公燒羽族和藥亦不食強之則掩口拒之曰雖煨亦肉也遂匿于竹林中自後疑未已全廢食飲家人感其誠終得遂其情願後瀟灑公居憂公扶侍益勤凡飲食興寢惟親之視以終喪期時年八歲矣是時已志于小學之方早起盥櫛終日危坐十五六時悉通經史沉潛徐究未嘗舉聲疾讀自是自能心解日開月益河西金先生見而甚敬焉遂以妻焉公處其甥館耳濡目染學業大進瀟灑公疾革衣不解帶常沐浴露禱以頭觸地乞以身代及喪哭擗無節柴毀骨立河西先生以先王中制不敢過之意慰解之至葬廬于墓下晨昏哭省不以風雨而少懈祭奠之需必自烹調制除往謁河西猶有切切之哀河西贈詩云桑梓榮時雨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裏經義細追尋其慰論期待之意深矣庚申河西歿同門諸公如鄭松江澈議撰行狀成以推公其文載在河西集中又有詩曰道義千年重文章一代傾園必敦孝友戀主盡忠誠又曰顏賦沉潛質曾加篤實功春風吹座暖霽月照心空又曰鳴詩豈是攻詩客寓酒還非嗜酒人共說好賢如好色從知憂道不憂貧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是不待後世而有子雲堯夫矣 宣祖大王嘗命京外選遺逸之士鄉人以公應薦後入溪鄭公宗榮爲監司承命薦人公爲首朴思庵淳時爲銓長喜曰可謂得人矣屢爲齋即自是諸老先生交相薦達陞義盈庫直長仍遷其主簿除江東縣監公以遠隔松楸不欲赴諸公知其意換以居昌縣陞辭曰 上親見問曰到縣何以爲政對曰方今學政頽廢鄉里後生未能知方臣欲修學校導轡諸生焉 上善地後須賜三綱二倫行實于州府居昌以縣而特與焉蓋異數也已而又監石城縣二子千頃千會被禍杖死而鄭松江及牛溪成先生禍疊益成公棄官還家謝絕人事嘗曰不能教子千預詩論被戮於人豈非其父之過耶

謂諸子曰汝等不須訟寃以嫉知者知耳牛溪政書相慰趙重峯先生則曰伯仁由我而死蓋重峯嘗斥汝立爲羿浞及汝立謀叛戮尸公二子上疏極論朝廷討賊不嚴後松江爲人所構以公二子之疏由其指嗾而治之意死於淫刑故重峯之言如此金公汝岫與公二子同時對吏目見其顛末以書與人極其寃訟公得此書頗以自慰焉壬辰倭奴入寇 上西華龍灣公時年老且病謂左右曰國有大亂 君父播越主辱臣死分義當然以病未動王不女無生址望痛哭聞金健齋千鎰高霽峯敬命集鄉兵倡義討賊喜動顏色曰此人真不負所學遣其子千運赴之又資兵糧而有啓曰地老天荒貽 動駕不虞之辱山長水遠抱戀 主無窮之懷越二年甲午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二臨沒無一語及地事惟以祖先祭祀眷眷不已焉墓在無等山中山洞辛坐之原配金氏於河西之女爲第二貞順閑靜早服庭訓婦德甚備先卒有河西祭文後配光州金氏生員松命之女文正公台鉉之後孝順慈柔壺範夙著年六十五而卒于丙申九月男女名三人千頃千會俱死於辛卯獄千運明經飭行用薦官至主簿女長適吳岷丁酉倭亂遇賊不屈與吳赴水同死次適安瑛瑛從高霽峰殉節次適涂虎甲牧使益之子千頃生夢能夢麟夢夔女爲蔡岵妻千運生夢禹夢羲夢炎夢堯女爲金南紀崔宗海李相夏妻側出夢鯉女嫁僉知柳永南吳岷生喜駟安瑛生壽後徐虎甲生雲驩曰晋用夢熊出晋康夢麟出晋望晋奕夢禹出晋紀夢羲出晋秀晋泰晋瞻夢堯出外裔及玄孫多不能書錄公以出流之姿承家庭之學早登大賢之門薰陶浸灌卓然有立又就質於退溪李先生之門又得栗谷牛溪兩先生講道漢師遣子從遊又爲重峯趙先生所推許古語云不見其山但見其木觀於諸老先生則公之爲人不問可知矣况其詣造精透之實見於吟詠之間者皆自洛建門庭出來可見淵源之正而其稟賦之高用功之深亦不可誣矣可尚也已以故其爲縣邑必以興學化民爲先而民爲不悅服焉信乎君子學道則愛人也余老病垂死杜門空山只作粥飯僧矣今晋泰千里來訪授公家狀一通曰願有述也余既卒業而慕公學問行誼甚高文歎

所遭禍衅之不幸第錄如右以竝立言之君子云

崇禎乙丑五月日 恩津宋時烈謹狀

祭鼓巖先生文

維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二月戊戌朔越十一日
戊申門人西河後學任鏞謹以酒果之眞敬祭于鼓
巖先生之靈惟靈志擴而大行成而尊依歸哲師早
溉其根功勤稽古學先立志遠識弘量宏材偉器豈
伊人豪無乃國端吾斯未信蘊積而蔽時然後超膺
此明揚久矣君子邦家之光坡山講會德星時聚洛
下開塾盈門有履 王曰分憂惟汝其人歛惠南來
施一方民文運欲喪坑灰復燃元方季方何辜于天
優游林下龍蛇自蟄和光濁世人莫我測頤養方殷
訃告何促應作轟霆以宣湮鬱必訢眞宰以解時終
鏞以不穀猥託龍門杖履有暇詩禮參徵今茲已矣
卒業難憑丘園一慟草木共愁血誠可鑑菲薄非羞
嗚呼哀哉尙饗

鼓巖先生挽 前察訪金成遠

禮義高名世莫加傳家事業不相差林泉曾結鷄豚
社水石同爲耆老家盃酒祇堪愁裏遣光陰還怕夢
中過熊車嶺外民爭化鳧鳥湖關俗漸嘉白首幽懷
纏玉樹半生銷骨繞沉痾鄉隣痛功拳眷輟門館哀
添楚些歌世事自知增鬱拂舊遊其奈竟蹉跎聯翩
已遂浮雲散權晤今成逝水波吊影獨憐墓上鶴英
魂應趁月中槎蕭疎院落莓苔濕寂寞池塘芳草多
羈宦未能躬執紼故園長望淚翻河雲沉斷壠歸程
遠月隱荒林曉色斜

又 前司評金彥勗

先生何所學忠信古無倫罷吏農安業含光德潤身
憂時從髮白好客任家貧悵悵雲軒遠梅邊月色新

又 進士曹彥亨

晦跡當初喜莫聞谷蘭終不掩清芬三徵豈欲虧矯
節一起端緣戀 聖君卧閣曾爲民父母歸田亦足
自耕耘風淒陋巷斯人去疾滴春山空白雲
嗟哉時命若違睽終見牛刀試割鷄白首喪明冤未
訴碧山投老影相携一生忠孝人追慕七十年光夢
忽懷梅落小園春欲晚石盤流水茗烟凄

又 蔚山金永暉

爲兒誠孝出天然能盡親喪史可傳早歎蘭香違雜

佩晚聞 朝議薦遺賢寃深玉樹雙摧日病久金戈

百戰年萬事如今輸涕淚瑞山東畔有新阡

又 月城鄭鳴漢

慈祥積德有來源餘慶當看三達尊和樂宜兄且宜

弟篤生文子又文孫光陰倏忽悲歡裏風月淒涼草

樹園函丈忘形對白髮山空誰與度朝昏

又 女甥吳 岌

東園處士後夫子久名賢孝友人爭仰聲名世共傳

御家遵四教爲學冠三千翼翼心常小恢恢意不偏

清襟奪秋月和氣蕩春荃累捷荊圍戰頻翔 禁苑

邊鯤鱗雖未躍鵬翮尙悠然失得皆由命榮枯豈怨

天甘爲伴鷗鷺永矢老林泉薄宦嗟何晚青雲始着

鞭京華十載夢湖海舊盟愆佩符南州日承 恩址

闕前刑寬猾吏畏賦薄庶民便處處弦歌咽家家夜

太眠空將化俗意未早賦歸篇道直宜三黜恩深賚

一錢風清新砌竹香動舊池蓮暫領歸園興還驚巨

禍延眼前雙玉缺庭下一蘭憐愛刃方知利悲懷問

幾煎情寃含極憤心鬱奮空拳一疾緣慈念三冬廢

厚饋吾聞福善語佇冀吉祥綿往事闕時運長年比

偃佺如何天不助奄忽病難痊獨驥血生眼孤凰雪

滿顛人間無此恨泉下有佳緣故搗生蛛網荒丘鎖

暮烟冥司選子夏地府貴顏淵此說非虛耳高才庶

售焉轟雷驅癘氣施化止戈鋌大德爭趁世險人豈

秉銓自慙言淺陋多愧語幽玄未盡胷中事徒增悲

恨纏

祭梁氏女文生歲不傳○鼓巖公前配而河西金文靖公第二女也

維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十一月庚寅朔己亥乃友麟厚

喻哀抱病于喪次遠具醴餅送奠于梁氏女之靈

汝之生也既順而貞汝之嫁也能靜而承乃生男

子嗶嗶載路六親咸慶矧伊尊章飲食失節邪崇

旋嬰庸醫妖巫慚痛不慈內厥夫家古今通義自

克者鮮在哲或難于何有得是重是切抵死諄諄

音猶在耳拜舅廟見汝曾不及災荐襁褓俗云義

絕眷眷一念豈欲其遠女子有行惟適其從汝既

知止寧間存亡汝病之辰不得手撫衰麻在身恐

妨嬰孩汝病既殆視之無及陽春玉冰去我何之

滿腔悲酸實激心志忍淚吞聲夫豈有他大故方

罹慈親衰疾徑情輕生有所不敢今又天寒路遠

不克臨省以一訣嗚呼哀哉歛殯葬祭久惟終始
姻恩偶義汝自知之汝之姻親皆吾通家舊好連
牆接屋藹然有忠孝之風其誰欲薄汝者乎且昌
平爲縣實汝母黨之鄉四顧無非族里汝之歸也
益不爲無聊長號送哀我情曷已嗚呼哀哉尙饗
按河西先生娶尹氏鎮安縣監任衡之女文科壯元達莘之孫女也尹公世居昌平故云
恭人金氏挽詞敲巖公後配生員松命女 金成遠
爲梁大姓配共享二城榮雙玉雖摧折諸即揔俊
英鳳凰三載別膠漆九泉并歸德傳宗族張碑照
塚塋嘉端壬辰生萬曆丙申九月十四日沒墓中山雙憤易位

瀟灑園事實卷之六

瀟灑園事實卷之七

敲巖公附錄

諸賢贈章

題瀟灑翁與子詩後以示梁甥仲明

河西先生

三復君嚴府丁寧滿紙書人身多事裏天分有生初
所貴惟無忝能全實在予脫然軀殼外世界揔空虛
丙午至日贈別梁甥還觀

一陽初發地風雨似春寒病久相逢少情多欲別難
千山猶積雪百谷幾冰灘歸去趁庭際無他保萬安
次韻贈梁甥仲明

奉山其頽熾楊墨仁義迂濶推儀祭周京草茂呂政
起伊愆竟至求蓬瀛金人又入漢帝夢仙翁釋子紛
橫行陽衰陰盛治日少千四百年間無聲河南夫子
繼絕學有如枯本春回榮諸儒大成集者誰吾見紫
陽朱先生彰微補缺博而約僞學一言真可驚童蒙
須知小學書一敬己該心性良知不待學而能真
切豈外親與兄天下達道由此出近思一編詳且精
丁寧剖析訓子詩莫不自卑登崢嶸章分句解字明
訓宮室大開洪鍾鳴撐舟莫放一篙緩上沂洙泗波
粼粼

吾雖不能爲直卿之考亭漢之韓仲也決非蘓家祭
不學閉門草太玄不學談天窮大瀛所論洙泗遺言
伊洛傳用工只在知與行春陵翠草汎光風龍門琴
韻和金聲顏生陋巷不爲賤周公富貴非獨榮俯仰
高深參兩間天吾資始地資生盡性至命分上爾堯
舜之事不足驚靜時涵養全吾天動處省察防流情

事應之大至治平不過親親而敬兄須看萬殊本一
厚每從粗處求其精從知蛙步致萬里拳石累積成
崢嶸繁華莫使惜春英入耳豈共秋蛩鳴蒙衝一夕
放中流青山綠樹涵粼粼

示梁甥

學問無他只在心放來攸斂豈艱深清明志氣如神
處義理昭昭日月臨

天賦吾身有理存理非空寂亦難言且從日用躬行
上着實循循向本原

示趙甥景范梁甥仲明

正通偏塞分人物清粹爲賢濁駁愚天理不無拘氣
稟人心從此累形軀羣邪共蔽全明體一覺能新舊
梁污泉達火燃充養去理明心一舜爲徒

小學窮鄉失大方成童猶未望門墻晚來着力多生
梗舊習經心少激昂方進幾回尋已退操存不覺舍
還亡悠悠草木羞同腐問爾何由得自強

儒家事業在歷世漫滔滔記誦徒爲爾文章祇自勞
誰能指成域鮮克舉翰毛所貴非良貴千差自一毫
大學篇初十六言工夫半世未逢原諸君剩有聰明
在經史時文互吐吞

偶吟示兩甥

關心得失科場裏計較崇庠綠秩間道義漸輕功利
重志誰伊尹學誰顏

吟示兩甥

伊川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朱子既撥入近思錄中又以二語冠於小學外篇喜
言之廣敬身之首又其所論思邈之言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友
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其所以明其義而互相發者已無餘蘊而推其本則
又專在於一心蓋心精而理明則圓者能常快活而不流於譎詐志之所向者定而
方者不偏於執一矣因作此詩豈敢以發明其所未盡者所與同志之士證之

道義重時功利輕公私理欲儘分明心鹿自覺知常
滯膽勇決不疑所行

文王我師舜何人篤信前言九去行今古聖愚同一
性泥沙淘盡水澄清

爲學如撐上水舩一篙纔緩便迴遑悠悠泛泛終難
濟要似飢餐渴飲然

身心內外敬兼該事理知行義總裁立本切宜常戒
懼研幾何有費安排註曰只知點綴古語不自踐實可笑

日用常常喚此心莫教私意敢相侵心公理得行將
去熟後方知不外尋
大學人皆淺近看聖功非此講求難須知節節工夫
在熟讀精思莫漫觀
諸經儘美遽難看爲有工夫躡等難未之根基先作
室巍然只好一時觀
章句於經是指南時將或問取相參先須熟讀經文
了會得文公不盡談
無疑未必實無疑字字研窮句句思章句未通參或
問久看冰釋水東之
枉費功夫大學中悠悠未覺日新功何方脫略卑凡
習周遍精明萬理通
道在尋常日用間聖賢成法儘堪看真知真是真非
處立之前行不見難
逝者如斯子在川鳶飛魚躍見天淵幽明遠近無非
道廣大精微實自然
丁寧戒懼聞睹前學問心思辨決然擇善既明行又
篤工夫惟在十能千
身心情性與人倫致曲明誠事事真天地古今同一
理看書應物兩循循
詩道非他本性情吟來善惡名分明從容真到和平
處事物當前理自呈
易道精微未易通研幾亦在一心中須知寂感元相
濟太極當涵主敬功
從前理會詩兼易得九無如語孟多此是晦翁端的
語也先大學用功過溫公言平生用工專在資治通鑑吾亦於大學云然此亦朱子
之語
君看九曲武夷歌進學工夫不在他次第分明須默
會桑麻雨露總中和此以下書武夷九曲後
道喪千年聖路湮中天白日晦精神烟光幸帶斜陽
照霽月東來意更新解一曲
外物交前視最先中間艷色易流遷行庭不見良其
背一味從今向本然解二曲
志士恒存溝壑心明昏相代古猶今脩身靜俟無他
念不此空投餓虎林解三曲
好意看他望道時先從遠色舍生推金鷄水月如真
識烟雨平林又却疑涵養熟來能制動見聞高處不
忘卑功虧一篑尤加戒莫向桃源別路移總解九曲

魚巖雜咏次贈梁甥韻本註云戊申春陪兩親寓居于玉川之鮎
巖材○二十首而四首不載
思君不見恨來遲及到相逢春盡時柳暗花空山寂
寂東風猶自盡情吹
落盡桃花源上雨青山匹馬來何暮方巖新出爲吾
儕美景游鱗成隊伍時除地方巖
昨聞海上多風雨網脫驚波西浦暮漁人袖手歸無
魚有似敗軍愁失伍
憶曾遊宦離爺孃幾望白雲愁太行溪山一逕春交
夏滿眼魚蝦草本蒼
身侍巖親婦侍孃甥男女息擁成行叉魚獨鱉供滋
味十里溪村烟水蒼
百病形骸偶自全奉親游賞荷皇天山深地僻多幽
致只恨尊中無聖賢
淳朴山川氣象全清和時節水如天野人更慣漁家
事運綱行杖乃爾賢
塵世難逢四美全西村况是一區天徑丘涉壑訪松
蘿仰慕浴沂千載賢松蘿洞名
人生深願豈云全愛日微誠儻格天漫浪愧無身潤
德明來何以答羣賢
觀魚巖是巨鱉頭滿眼滄波去去悠脚底紅鱗抽百
尺瓊羞不羨宰肥牛
行行路出碧溪頭龍馬仙尊往跡悠入手魚蝦人不
見但看眠草臥黃牛
戲汎枵槎斷岸頭風帆浪楫儘悠悠清河八月秋光
裏擬着山翁訪斗牛自註以長絲繫枵槎
自愛溪山一癖深耽來不覺病相尋只今腰脚冷如
鐵臥待調平訪石林
磯頭聞說水猶深春後溪花政好尋爭挽莫教香雪
落仍成病我恨空林
黃冠荷製倚巖隈正色眞傾處士梅疎影暗香人不
識乃翁先獲病翁懷瀟灑主人曾移躡梅以爲庭實云故云
梅花時節客巖隈地僻村荒不見梅手種野花君莫
問同時香近蠟爲堆俗所謂阿魏木者卽蠟梅
梁甥請授宋史至岳飛傳感吟一絕
楚騷前歲唱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興亡那繫
我自然相感謾悲吟李廷馨東閣襟記歲作日興亡作忠邪
贈送梁甥還觀時五月五日也

幾向高堂望眼寒天中令節問平安山風捲地顛狂
甚我病猶難把釣竿

雨後風頽似食寒行當此候恐難安湘纍欲洩千年
恨不忍磯頭手弄竿

送子溪園翠竹間趨庭此夕面嚴顏茫然立我千山
側却問今歸幾日還

梁甥歸後寄贈

昨日送君樽若渴今朝中酒起何遲日高寂寂不開
戶欹枕援毫題小詩

寄復梁甥書

一封消息一開看池閣依然六月寒努力分陰恢學
業立揚他日本宜端

示景范仲明兩甥

汨沒詞章記誦中身心上面孰全功須知根本栽培
處華葉枝條實理通

示仲明景范

名山尚未製荷衣待得男婚女嫁時賴有一尊聊取
醉閑中日月自遲遲

濁酒淋漓身上衣風光饒我醉吟時羞將白髮頻看
鏡獨倚山樓睡超遲

萬事悠悠又一秋無端歲月白人頭眼看翻覆乾坤
老獨有山青江自流

送梁甥還觀

處處迷花草東風送子情此時無一盞何以度平生
路憶前溪曲行穿鉅竹間林泉稀俗跡病隔幾重山
環碧牛鳴地無非親切中往來今幾歲衰鬢滿青銅
梁甥別有感己未服闋來見

桑梓榮時雨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裏經義細追尋
此醉非貪亂悠悠欲養真山花開滿目歲歲一番新
喜梁甥來

昔病君來見于今尚未忘茲辰九月望相對兩茫茫
壺觴吾事業林壑子家庭風雨蕭蕭處臨分醉欲醒
送梁甥讀書下清寺

歲暮分携處寒飈入下清溪山煩寄語且待百花明
梁仲明餉蓮葉新醅作詩以謝 石川先生

有客携仙醴醺然至味柔欲知奇效處童頂綠毛抽
苦恨心肝渴寧辭酒盞空若非蒼石髓露之是華濃
梁君携酒來酒與梁君似見酒又逢君飲人以和氣

又贈時在息影亭包酒荷葉佐以仁杏
新荷以爲包碧玉以爲佐何處醉鄉存卽此蒼松下
丘壑客愁漲詩書君語柔山樓吾欲又秋日病身抽
松月團團鏡溪魚箇箇銀誰能知此意亭上有三人
謝梁仲明藥薑之惠 退溪李先生泚
梁君貽我一封薑勸我心腸老癖剛厚意何勝師不
撤代酬彫薤綴詩章
雨中無聊次杜律曲江二首示仲明昆仲追
述頃日瀟灑之遊 霽峰先生
幅巾單袷好尋春洞裏幽棲有幾人懸澗共憐吟石
齒清歌不必轉丹唇但令濡首罇中獸安用圖形閣
上麟醉眼漸能失碧亂主人忘我我忘身
淋漓不覺酒霑衣銀杏亭邊倒載歸孤負賞心權未
罄早知開口笑全稀薦紅已盡春餘幾太白思浮興
欲飛揔爲佳期人自誤風光何苦與人違
奉柬支石兩翁求和用老杜屏迹韻
峽裏移居晚高秋事事幽摘園靈液爽炊野王脂流
山酒寧嫌薄田翁不解愁醉眠溪上慣何石不支頭
青門留舊業歸日愜幽情野外雙溪轉松陰一逕成
更聞秋杜近稍喜病身輕掃地燒香坐頻宵夢寐清
飲瀟灑園翌日寄鼓巖梁仲明支巖梁李明
昆仲隆慶己巳
醉別仙家出洞門蒼蒼山木月微痕歸鞍漸覺波聲
小巖瀑無日渴夢吞
雙壁鍾英孝悌門天球何處覓瑕痕飄然玉立風塵
表不受青雲富貴吞
與仲明諸公環坐石上卽園中榻巖
扶筇共坐槎牙石把酒同澆磊砢胃直待夜涼眠洞
府桂輪初滿吐危峯
佳境不須窮嶺嶠賞心唯在寫襟胃誰知瀟灑雙條
瀑絕勝頭流萬丈峯時將遊頭流而未果仲月曰此可以代方丈之遊也
將尋方丈三千侶擬洗平生八九胃殫酒人間淹俗
駕只馮天際望雲峯
霜纏翠栢偏垂鬢水齧蒼崖已洞胃林月照人生酒
興風爐烟度博山峯以風爐煖酒月下烟縷飛散殊可觀
逢場便有飛騰志觸事全無芥蒂胃若倩龍眠摹醉
漢華山圖籍着三峰用潘山閨事
梅臺邀月仲明請賦用前韻

平生水石冰霜契羞對香腮與粉脣賴有姮娥知此
意不嫌搖落度千峰時狄秋
寄支山兩老兄庚午秋
瀟灑幽人不出山竹林深處掩柴關平蕪小野秋堪
賞銀杏亭前月政彎
巖岫飛泉灑面寒滿亭新竹碧琅玕儵然不受人間
暑梧葉陰中臥石壇
將遊頭流示鼓巖庚午
日暮黃雲萬里心紫芝歌罷一長吟然五嶽名山
去同好人誰吐海禽事見尙平傳
送梁仲明用老杜高秋別此亭韻
伯鸞辭海曲千里入都亭鄉思頭應白朋情眠孰青
雪埋南岳路風卷大江聲舊識如相見陶尊入醉冥
仲明鄉試居末以詩慰之己巳
雷將大發電先閃馬欲奮蹄頭必低 聖主今冬綱
英後佇看紅紙姓名題
鼓巖下第還家詩以慰解壬申
賢科聞始闡天網喜重恢何事干霄氣頻成近夜來
一名難溷子多士歎遺才唯有山窓竹依然尙眼開
袖拂箱中舊布園林如一作應待主人歸當時誤着
青袍倒鷗鳥驚猜不下磯
仲明以方伯薦章 朝廷特授 穆清殿叅
奉
古來純行少如君方伯馳章 聖主聞正以渴賢先
一命旋應虛席待三薰齋禋每念神如在精白從
知志不分遙想程清深殿裏明窓讀易紫檀焚
乘傳西遊已十年天摩蒼翠尙依然中卽洞古霞猶
紫孺子潭空花自妍跡逐鴻泥成楚越魂隨蝶夢繞
山川同年七子如相問憂患餘生雪滿顛松都有同年七人
鼓巖以 延恩殿叅奉將赴感吟一絕
延恩殿址揀儀臺風露星壇夢屢迴曾忝近臣陪視
饌白頭江海思難裁
醉中書仲明扇面
時明爲 敬陵叅奉 順懷墓在其傍祀
事叅奉兼掌云命昔忝講院首尾二載最
蒙 恩遇感念舊事不覺泫然遂書此爲
贈丁丑
曾忝 春坊客幽裏繫 順懷 敬陵風雨夜誰罄

辨香齋

送鼓巖拜 程清殿叅奉 棲霞金綱叔

高才安得老雲林巖穴從今白日臨湖海茫茫春色

動行人一騎發山陰

鼓巖示贈人詩督和回次其韻時對盆菊

霜菊猶含栗里秋移根客土近床頭花前更有新知

樂樂極還多遠別愁

鼓巖將赴居昌任所詩以餞行萬曆辛巳

竹川朴光前顯哉

要民倡支離和者循其私叩馬聳御史頌德刊雲螭

見此輒泚頰戲戲如躬罹上下恐缺

送鼓巖丈之任娥林縣居昌別號 松江先生

天語丁寧送遠臣 聖心惟在活窮民三綱小學勤

提誨須念今朝 榻下陳

聞梁居昌伯仲携南別坐會棲霞堂以詩先

寄鼓巖曾爲居昌縣監仲指支巖公南別坐卽彥紀字張甫號考槃也

羣仙聯袂訪仙居花發碧桃山雨餘勝事於吾已無

分白頭回處意何如

贈梁石城鼓巖丈並序巳丑 重峯趙先生憲

石山縣齋以百年能幾見分韻得見字途

中因感舊遊袖得六十韻未暇刪削錄呈

鈴軒侍史仰希斤正兼望令胤與金上舍

之和寄也

鳴陽與黔浦湖岳渺畿甸先哲邈難追遺賢空自羨

聲名播邇遐事業同兢戰我朝世南書公監兩宮膳

盍簪喜自深齋刺嗟吾倦玉樹茁三奇獅圖慶俱戀

甘棠在德隣惠政居人先我忝幕僚官時論詩雨霰

石門四牡鳴柳巷流鸞囀窈窕碩人居逶迤山路轉

客趁瀟灑園主適娥林縣畫閣枕巖泉瓊詩滿牆面

徘徊費詠歎陟降勤回眄隔嶺阻提携嗣音少風便

猶識季方顏屢磨患連硯酌酒對松篁有香滿庭院

歸來十載周世道浮雲變箕範蕩洪流殷原悲火煽

吾 君固聖明下士忘孤賤出位負深辜遐遷非重

譴猶增俊傑憂濫荷 優恩眷一歲卽追回古來未

聞見封章渡朔河泣血瞻宮殿劇賊漸宜平閑愁惡

自遣南雲想倚廬址壠失瞻奠耕罷月三圓歸思櫻

五蒿一句菽水艱四壁甌塵現山野久盤桓憂虞徒

內前途窮仗友生杜句吟黃卷聞君宰石山使我思

蓬瑗驅馬出孤雲
倅人面掣電相看道遠思豈暇
陳遙唁一邑帶江湖
二龍俱後彥掃堂舍盍公話古哀
曼倩蒼髮映華簪
丹心照一片龍門餘響存寶樹
文塲檀砥柱屹千尋
精金勤百鍊斯知樂且儀誰道突
而弁柔色省晨昏
嘉言備談讌明時惜駭昏
素性思狂狷山海任優游
經書期貫穿求完江革衣難把
黃香扇如復有曾輿不須愁
馬援要全忠孝門無媿陳荀
傳樑棟作長材巖廊非苟選
忠言願拜昌良藥勿憂眩
菲食省征徭茅茨罷營繕
民風戒薄偷士習羞矜衒
福記闇然章詩歌素爲絢
丙魏獻嘉猷儀祭絕鄙諺
百職動胥匡一人常不眩
顏淵問守邦宓子能治單
鬼火熄遇陽冰山消見晁
三垂怨氣消四野恩光遍
萬室舉安康同胞俱慶抃
干戈永囊葢飢饉何仍存
可講鄉射儀可行養老宴
邦基自若山國脉那如線
何地無守人何方無養麩
太平可庶幾拙句愧繁衍

有懷鼓巖先生寄金察訪季義名從號庚寅冬

今歲湖西得再遊鼓巖風度老彌道時時語及蘓門
事千里遐思自不休重峰本註金是河西之子鼓巖前室之甥
次月溪明府韻贈鼓巖翁月溪趙公希文號也時爲長與府伯
玉峰白彰鄉

輕陰漠漠雨如塵紅杏花時送遠人何處青山獨回
首亂雲芳草恨俱新

送鼓巖還鄉

一去憐君千里人雪中相送到湖濱寒梅最是多情
樹莫遣歸時不及春

瀟灑園事實卷之七

瀟灑園事實卷之八

鼓巖公附錄

請立鼓巖先生祠字書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全羅道儒生進士
趙平等謹齋沐百拜上書子兼巡察使相國閣下生
等伏以吾道之或顯或晦以其人之或存或亡也上
之人其可不思所以尊其人而壽其道乎惟我湖南
素稱文獻而學問之純正莫如河西金先生弟子之
傳業亦莫如鼓巖梁先生而先生下世之後尙無數
間之廟以爲士子之矜式則茲非後生之一大欠乎
生等試以先生之行跡略陳于後焉先生諱子激昌

平人也年五歲遭母喪哭泣之哀顏色之戚與成人同所服匙鬲必囊而佩之恐人之混用也哀毀骨立因患二日瘡父瀟灑公燒啄木鳥和藥今服之輒號哭曰鳥非肉乎聞者益奇之幼而學文穎悟秀發年幾十五經史諸書無不貫通文章學行自妙齡見推於世及長河西先生以女妻之公遂以爲依歸切問近思涵泳優游不懈操存之工日進高明之域至於太極經說洪範數圖手自模畫闡其蘊奧大衍之數九疇之法了然於方寸之間每自謙抑不以賢智先人故有問之者若未嘗有所知然苟求之以誠雖在童蒙必竭其兩端而告之焉公性度雍容端重喜怒不形於色平生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在宴閑之日常存畏敬之念雖子弟奴僕必衣冠而後見之及遭瀟灑公之喪廬子墓側一不到家掃塋哭墓雖大風大雪未嘗廢焉及終三年返祭于瀟灑園以追其先公平日酷好之志隻字片言無不搜輯作永慕帖以寓哀慟之懷冠昏喪祭必遵古禮嘗治居第一依儀禮之制平生一言一動必以禮法自律客至講論經史之外更無他說焉往在庚午降慶四年年間鄉人以孝行聞于 朝卽除齋卽歷文昭延思殿而 享祀之時極其誠虔見之者無不感動至於自 上嘉之遷轉之時雖未必 點歷宰二縣家無一穉居官必以三綱小學勸課士子其潭在民至今不斬焉此其行事之大略也其嘉言善行可陳可聞者何可盡記於一紙之上乎嗚呼先生之誠孝如此學行如此居官如此而既不大施於時又將泯沒於後其顯其晦固無預於先生而小子後生於何考德以爲依歸之地耶今與遠近士子爲先生營建一間廟使先生學行不朽永爲師範於將來而閣下南來專尚右文之化此生等之所顛陳而閣下之所樂聞者也時乎其可緩乎凡事之成皆有待焉先生之祠字至今日而有成則其亦有待於閣下也久矣欲成之者生等之志而使之成者閣下之責也 國家多事閣下固蓄於財而儉於用然其建先生之廟肯惜相後之費乎誠使先生之道不昧於世而孝於親者則師先生之誠孝律其身者則師先生之學行使後之爲士者以是而孝於親以是而修其身以是而臨其民則閣下一展手之効其有光於 國家崇儒重道之地者爲如

何也伏惟垂仁採納焉

進士趙平 進士宋受益 幼學金大器

生員權以中 李益新 金忠元

進士李起南 生員楊時益 宋汝義

鄭惟達 楊時冕 金孝元

李仲謙 楊時鼎 宋汝讓

曹璫 進士金璩 李尙溫

生員安處恭 金處鉉 曹漢賓

進士高傳楫 金師顏 柳灝

庚長卿 幼學金峻業 柳東紀

請配享華巖書院疏

丁丑十月日全羅道生員臣羅天樞等謹百拜上言
于

主上殿下伏以國家地維持鞏固建久安長治之本者以文教爲之先而文毅之興實在於崇儒重道而已也惟我 聖朝比隆成周歷年三百禮樂文物粲然可述能致彬彬郁郁之盛者何莫非 祖宗崇儒重道蔚興文教之效也粵在 中廟朝有若臣縣監梁子澂處士卞成溫處士奇孝諫三人焉卽先正臣文靖公金麟厚之門人也麟厚道學之正節義之高昭載國乘照人耳目不待臣等一二談而三人者生並一時受業同門其踐履篤實造詣純深見重於士林而有功於斯文至今後生末學莫不追慕而景仰則其在崇奉之道宜置俎豆之列而尙未及舉焉此豈非士林之一大欠事也臣等請將三臣之行蹟爲殿下論列焉梁子澂昌平人也資品過人誠孝出天五歲遭母喪執喪之節一如成人致毀遇疾其父憫之燒羽族以藥終不食強之則掩口拒之曰雖煨迹肉也家人感其誠使遂其情八歲已志于學早起盥櫛終日危坐至十四五悉通經傳奧意金麟厚見而甚敬仍以女妻焉與之講◆學業大進又就質於先正臣文純公李滉又與文成公臣李珥文簡公臣成渾討論疑義大爲三臣所推重及壬辰之亂倡義使臣金干鎰招討使臣高敬命起義兵子澂年老且病不得勤王址望慟哭遣其子千運赴之又資兵糧而附書曰地老天荒胎動駕不虞之辱山長水遠抱戀主無窮之懷其言出於忠憤而鄉人到今稱誦焉子澂學業之備至忠孝之俱全此可以槩見矣卞成溫

茂長人也自少氣質超凡孝友出天既長聞金麟厚以道學倡後進遂往師之麟厚始授以小學書成溫卒業曰作聖兒摸盡在此書自是言動一以小學爲準同門弟子皆一時博雅而至於踐履之篤操守之確則莫不推之爲不可及文純公臣李滉亦深許之贈詩九首而獎之文簡公臣成渾書曰如吾賢兄致志於學自守益堅操履益確令人向風羨慕不自己也夫李滉成渾兩臣者皆我朝之儒宗也必不爲阿好之言而其所以獎許者如此則成溫學問之功槩可見矣奇孝諫長城人也天資俊偉內和而外巖就學于金麟厚之門嘗以小學爲律身繩墨勤若自守未嘗順更放過孝友之行出於天賦嘗遭父喪居廬墓側晨昏省掃哀慕深深啜粥三年少無勉強意鄉隣莫不歎服曰名其居廬之山曰祭廳山父老稱之尚不衰文憲公臣奇大升即孝諫之堂叔也亦嘗與之講磨而心服之每曰克去己私莫要於忍因扁其所居之室曰忍齋蓋嘉言善行之傳說於鄉中者皆足以興超後學則百世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嗚呼三臣者皆早就賢師得其淵源

其所成就若彼卓爾可謂昭代之名儒無讓一國之善士士林建祠俎豆之願蓋有年矣今者本道多士之議盡以爲三人受學金麟厚之門造詣之深非他人之可比尊慕麟厚之誠又非他人門弟子之等夷麟厚既有立祠妥靈之所則以此三人配食于麟厚之祠禮則然矣臣等茲以千里裹足齊聲號籟於宸嚴之下伏願 殿下克遵 祖宗崇獎之美意府察一道多士之誠心亟 命有司將此三臣配食于麟厚之祠以副士林之喁望不勝幸甚臣等無任瞻天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批曰令該曹稟處

荅光昌士林諸益書有手筆

頃蒙臨貺迨不敢忘今又承拜僉兄之問愧若合堂同席慰豁巨量弟之呻伏之狀猶夫前耳下示謹悉本州士友以訥齋先生贈諡之請方將呈書方伯而厥草亦不出於弟手弟之病廢文字以此可知也李友字悅在校中何不與之商量耶且此瀟灑先生與松江先生合爲一祠於鳴陽甚便云者是弟之府常常說道於士友間者也今此僉兄上書之舉是亦弟之所樂聞而願助者也而病伏村閭末由奔赴於上書之日又緣念卒不得搆草以呈尤切愧歎爾弟之愚意以爲訥齋則已建祠宇爲妥靈之所獨所欠者贈諡身所以有贈諡之請瀟灑鼓巖則尚未立祠似當先以立祠陳請於方伯然後次及於褒贈而僉兄所示如此豈別有所以耶若以立祠爲請則須並松江先生爲請此則金兄之所當思者也未知如何如何鼓巖則父子一祠似當爲配亦須思量如何如何瀟灑先生迄今沒沒無稱誠爲士林大恨更須細思

其所以揄揚之道如何如何千萬非筆舌所既癸亥

五月十八日服人朴致道拜

瀟灑園事實卷之八

瀟灑園事實卷之九

支巖公附錄○名興表德俱見世系及九例

送高而順書狀官赴京萬曆辛巳

江海多年許國身飲冰行色玉京塵孤臣燕獄魂

應在一酌毋忘上巳辰

崔景膺連福母夫人挽

從來婦德貴幽貞有子尤知教養明鳳去祇今三

十載相隨地下遂芳盟

息影亭次韻

小洞多滋味生涯富此亭稻香田有歲魚物罨無

星竹色青侵罨松聲爽滿庭幽懷不自厭清嘯出

雲扃

晚學頤神術遊然築小亭浮生能幾日遊歲若流

星興到開樽蟻朋來掃月庭百年真樂在不必問

仙扃

鑿開松竹逕高構水雲亭俯仰軒天地優游度日

星暖風花暎戶細雨草生庭時有東隣輿來敲月

下扃

題家兄鼓巖精舍萬曆壬午秋

小堂臨墅開新構朝暮烟窓興不孤盈畝稻花垂

玉實榮籬瓜蔓引龍鬚壺觴已許兼清濁盤釘何

嫌稱有無孝友餘懽隣曲共誰知吾樂寓農夫

與鄭佐郎士朝宗溟

客中過歲應切憶鄉之念此間馳戀何堪何堪所

可慰者得侍尊大鑑之側茂膺新歲壽福瞻賀萬

萬况聞蠻賊近爲 天兵所扼將至殲滅不獨

宗社之慶實是南民之福蹇脚病老獲免奔竄此

中喜幸難以形容也且見尊大夫人一行蒼遑之

際上下無故得到故園今始安接一家之幸可勝

言喻但仄聞尊大鑑有謝 恩使之 命此處憂

戀莫極只恃從前否泰自有神明之佑耳餘冀侍

奉攝候珎重惟照亮謹此拜賀癸巳仲春初九日

歲老梁子淳

方慮避亂之際聞海賊殲滅之奇喜不自勝

吟得四韻二首不量鄙俚敢欲呈達 榻前

未知格例尊大鑑若令改書望須於擣鍊壯

紙使善書者楷書以 達何如

諸賢酬贈

贈支巖 石川

落葉埋山逕蕭蕭人跡稀東村有君子採菊扣柴

扉

贈梁生子淳字季明號支巖鼓巖之弟 河西

積雪蒼茫歲暮天長松風落酒盃邊悠悠瑞石山

頭路此後相逢未偶然

莫惜醉來眠更有長松雪客不惜霑衣疎廬飛小

屑

梁季明求寫詩書正文題目書此以贈

聖賢成訓在誦讀貴沉潛字字無虛過通來萬理

兼

大學規模之須將語孟叅周詩多感激吟詠性情

涵

二聖相傳授惟言執厥中危微精一上進進益加

功

飽煖憂禽獸司徒五教敷工夫在學問氣質化柔

愚

負暄堂次俛仰韻贈主人梁李明甲戌○堂在鼓巖精

舍之西悅仰詩逸於兵燹無傳 霽峯

青瓊胎厥豈無基輪奐爭傳勝舊時飲落賓朋歸

善頌登高物色待能詩邀懼到我寧非幸逸樂如

君夫易期背癢臥搔簷日暖閑身此外更何思時堂

新成

用漫韻示季明庚午

半世交遊伯仲間盟隨鷗鷺未應寒同尋白社千

竿竹議鑿龍門八節灘自有詩書供討論更將觴

詠寄追歎期君歲暮輪心地寧待風斤斲堊漫

奉題支石名園兼示棲霞刊集曰奉主棲霞老兄兼柬季明求

和云云

聞君高臥處瀟灑竹亭幽人語前村夕筇聲一逕

秋詩成應獨喜酒熟更何求近決東移計將隨靜

者遊右寄支山

秋夜懷君切巖局夢裏尋客衣過竹冷泉響出雲

深書架青燈亮琴軒白露侵神交謝形跡真賞在

幽襟右述夢寄剛叔韻

白瑞石下憩楓溪次季明剛叔二君韻
主峯嵐翠點衣斑十二臺前詠小山長羨野僧雲
自在浮生能得幾時閑
杖履餘痕亂石斑晨霞穿過數重山楓溪水竹支
巖酒辦作遊人半日閑
木益蒼蒼石益奇洞天無地不幽姿偶來梅影橫
斜處閑看銀河倒掛時楓溪有小瀑故云
孤竹添君更自奇玉妃傍侍有餘姿惜無林表千
峯月照見山盃瀲灩時
示季明
送了新春藥裏中蹇驢無計過溪東將詩問訊支
巖老窗外梅花去歲同
對酒與季明同賦
豪氣翩翩壯膽張折衝樽俎陳堂堂梁園水石撩
人醉雖病吾猶不訢觴
領略青山白鳥飛野人耕罷語郊扉尊前挽着支
巖老風定松花自滿衣
與梁季明飲三槎溪上因過瀟灑園時月季
花盛開三槎溪在平蕪銀杏亭前
飲罷南溪日色斜又携餘興到君家歸鞍少爲名
花住不覺庭梧漏月華
病中次季明韻
樂時常少苦時多人事從來沒奈何元亮晚年方
止酒政堪扶病賞花時季明在鄭雅叔家賞菊
瑞石用支巖韻
與君安得駕青鸞遠訪虛皇扣王闕缺屐踏殘印
竹瘦雲梯何術倩僮般
海內風流梁伯鸞十年書史掩柴闕携君欲上圭
峯頂縛律何回到坦般
次支巖韻
平生惟畏綠樽空倚伏何須問塞翁烏沒雲飛渾
不管坐看山色古今同
紛華如夢轉頭空依舊南天一秃翁榮落只憐人
事變江花江水古今同
向老光陰莫放空一樽相對兩衰翁支巖只隔牛
鳴地從此窮耕共一同
赤城舟中次板上韻示同遊支巖子赤城館名在淳
昌東李相國奎報有題詠

鷗鳥忘機海上翁菰蒲身在水雲中橫吹鐵笛江
南去黃鶴樓前月滿空
散髮滄浪學釣翁瓠尊相屬浪花中輕帆萬頃風
生耳眩轉千峯過眼空
喜色眉間動醉翁飛來峯影酒舫中誰能更展天
爲紙揮灑長杠筆向空
四年銅墨困衰翁千種閑愁百病中何物有時開
合眼赤城霞氣聳秋空
薄領昏昏渴睡翁閑花開謝瘴烟中故人應笑歸
田晚猿鶴驚猜夜帳空
青門雜詠贈支巖丁丑
好事梁園客來尋獨樹家無錢賒獨酒愁絕對黃
花
白酒黃花泛教人詩思生遙知瀟灑夜霜月十分
明
楓溪次支巖韻
懸流來百析瀉出兩崖間餘滴成飛雨迎風落醉
顏
楓岸別支巖清宵幽夢續雙神貯珠璣吾行多所
得
步入楓溪路東風爲寄聲梅兄與竹弟引領露曜
形
赴高思叔所邀次季明韻庚午 金棲霞
乾坤容二老雲樹對雙花百遍相過地無令與願
違
梁季明送海榴一根副以絕句次韻以謝戊子
病懷春後亂如絲最是窮蒼細雨時誰遣荒園添
勝債一枝佳樹帶清詩
瀟灑園事實卷之九

본 자료는 행정안정부와 한국정보화진흥원의 국가DB사업으로 구축된 재산입니다.
담양군의 공식적인 허가 없이 이 문서의 일부 또는 전체를 복제, 전송, 배포하거나 변경하여
사용할 수 없습니다.